

受訪者：余天錫主教（下稱「余」）

訪問者：黃慧賢（下稱「訪」）

訪問日期：2015 年 1 月 26 日

訪：不如余主教你分享吓你同聖士提反堂係咩時候開始結緣㗎呢？

余：聖士提反堂係一個好老嘅教會，喺香港係一個較為早期，同埋規模大嘅教堂。咁我哋屋企原先就係拜神嘅，但係香港嘅聖公會學校辦得好，我三個家姐都係喺聖馬太小學讀書嘅，年代唔係好清楚，不過同鄺（廣傑）大主教係同學㗎㗎，所以依家仲有打招呼嘅。大家姐新生，二家姐香生，三家姐春生，喺聖馬太小學嘅時候，可能就係因為學校嘅緣故，開始就嚟到聖士提反堂，喺一段時間之後就信主受洗。咁我就係兄弟姊妹中最細嘅，其實呢我就係聖公會幼稚園嘅學生㗎㗎㗎。

訪：聖保羅[堂]嗰度？

余：係，所以現在係住返喺舊時嗰間校舍嗰度。我哋嗰陣時喺上環住，屋企係開首飾舖嘅，我哋家姐就開始同我分享少少福音。而嗰陣時最大嘅轉變就係，嗰陣時我係喺官立小學度讀，就讀得唔好，亦可能我自己又曳啦，就俾哋家姐介紹喺聖士提反小學讀三年級插班。嗰陣時嘅記憶就已經模糊㗎㗎，但嗰日同嘅舊同學柯惠珍、區寶娥佢哋食飯嘅時候，睇返啲舊相片…發現好多同學都唔記得㗎㗎。仲有，咁我同太太原來都係讀同一間㗎㗎，應該我同佢係同級唔同班，但依家應該係變咗懸案㗎，查唔到。

嗰陣時喺聖士提反小學，我記得圍住中間個 court 呢，阿黎師奶就喺嗰度主持早禱早會，係用詩歌禱文集，聽到關於耶穌嘅故仔，有啲金句，又唱下聖詩，咁就潛意識咁入咗我入邊。然後當時亦都遇到啲好嘅朋友同好嘅導師，其中出色嘅導師就係關寶珠導師，佢喺新加坡返嚟。嗰陣時係五年班到啦…嘩！睇到第一本係雜誌式嘅聖經，係馬可福音㗎，我嗰陣時就已經感受到啲導師有耶穌喺佢上面嘅真實。咁嗰陣時我都係仲未洗禮嘅，咁但係我喺聖士提反堂小學嘅經驗呢，有好多唔同嘅經驗。咁唔好嘅經驗呢，就係有啲先生會偏心，例如有啲家族係有名氣嘅嘅呢，先生就會對佢好啲，我哋呢啲外來嘅插班生，可能家境冇咁好嘅，先生對我哋就會比較嚴啲。咁當然我自己都有責任啦，我以前寫字就好肉酸嘅，因為我係近視，五年班先至戴眼鏡。

有件事好得意嘅呢，就係我考會考嘅時候，我成績唔好，咁我媽媽就去同張榮岳牧師講：「我個仔成日都『名列後矛』，咁佢有冇機會考到會考呢？」牧師就話：「余天錫呀？神蹟啦！」但我現在覺得佢呢個預言㗎㗎，因為喺我六年班嘅時候就遇到容孟儀先生。佢係一個好好嘅老師，我喺聖士提反堂小學從未見過一個咁好嘅老師。佢會請學生上佢屋企食嘢㗎㗎，非常之關心學生，有教無類。第二樣嘅呢，就係我媽媽係做生意嘅，咁佢就話：「如果你考會考合格呢，我就俾錢你。」咁我嗰陣時就鍾意砌模型，所以就貪錢，亦都係因為容先生對我嘅信心，同埋我媽媽嘅鼓勵，喺聖士提反堂畢業嘅時候，我考到全班第二，就申請咗聖保羅男校，被取

錄咗，同到蔡桑機做同學，所以聖士提反堂喺我成功入到聖保羅呢件事上面係幫助咗我好多，同時我喺主日學入面都參加咗好多唔同嘅團契，然後我爸爸就係喺我小學嘅時候中咗風，我哋就由上環搬咗去北角，嗰陣時搭 23 號巴士，一程就要搭個幾鐘頭巴士。

訪：嗰陣時返學係咪要搭好耐車？

余：冇錯，嗰陣時成日塞巴士，要坐好耐。咁喺我初中一嘅時候呢，我爸爸過咗身，我當時自己內心就知道，我係要用基督教嘅心態去面對佢嘅死亡。咁我爸爸就信佛嘅，但我係相信「使徒行傳」嗰個講法，就係：「你當信耶穌，你信而受洗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」雖然照計就唔係好通嘅，但當時就年少無知。所以就喺 1962 年定唔知 1963 年，讀中一，聖誕節嘅時候受洗，然後好快就接手。嗰陣時慕道班就係好馬虎嘅，就唔係學到好多嘢。當然我哋聖公會嗰個滲透儀式，就算係搞得好差，都係學到嘢嘅。因為點解呢，就算係聖公會都唔可以有信經，唔可以有禮文，唔可以有祝文，呢啲都係好好嘅，係一啲好古雅嘅文字。所以我係寫畢業論文嘅時候，我話我對於聖公會儀式嘅第一個開始呢，係中文嘅，我係屬於中國嘅基督教。咁佢哋對於呢啲禮儀改革拗到面紅耳綠嘅，我嗰時話唔關我事㗎㗎，我本書係寫中文㗎㗎。咁嗰陣時喺聖保羅 Morning Assembly 都係唱嗰啲歌㗎㗎，冇咗之前短歌。

咁喺主日嘅時候就係嗰啲大哥哥大姐姐帶啦，其中一個係何美基啦，同埋我哋一群人呢，就好有心。咁講一件有趣嘅事俾你聽，喺我哋中五定中六嘅時候，通常我哋上完主日學之後，就出去飲茶，飲完茶就去行山，嗰陣時點樣搶食嗰啲笑料嘅，全部都記憶猶新。咁嗰陣時我哋一齊群嗰三個人呢，有我啦，莫榮基，阮惠文。依家講返都覺得好好笑，嗰陣時我哋想祈禱，於是就要搵一個課室嚟到祈禱，但我哋驚比牧師捉，所以就要偷偷地搵個地方嚟祈禱。

...

訪：你哋話要搵個位去祈禱大約係邊一個年份？

余：1966-67 左右

訪：即係你洗禮之後嗰幾年？

余：中三咁上下，咁何美基都係學生團契，咁我覺得佢都係支持嘅，因為有個唔同嘅地方就係，嗰啲係聖士提反堂嘅望族。

訪：即係其實阿司徒齊幼啊，佢哋係老師一家人咁樣返聖士提反堂，咁所以變咗就有啲家族淵源喇，咁佢哋個位置，或者同黎師奶個關係都唔同㗎㗎。

余：黎師奶都撐我哋㗎！咁我都係 outsider 㗎㗎，但以我了解呢，嗰陣時嘅青年部呢，就係要來玩嘅，跳下舞呀，同埋佢哋啲屋企人都好有錢嘅，打下羽毛球啊，着下靚衫呀，咁但係就有乜屬靈嘅質素啦，咁所以就喺嗰度搵唔到屬靈嘅質素喇。咁第二個位呢就係主日運動，咁以我嘅記憶呢，喺聖士提反堂搞培靈奮興會同埋傳道會係有可能嘅，咁但係黎師奶就租巴士，車到去天涯海角咁遠呢，咁就可以搞佈道會同培靈會喇。

訪：去到邊度啊？

余：可能赤柱啦，亦可能過海嘅，總之好得意嘅…

訪：咁就唔係聖士提反堂校佈道喇。

余：係聖士提反堂主日學部搞活動，但我哋唔係搞佈道，我哋搞旅行之嘛…但我覺得黎師奶係一個好愛教會嘅人。佢唔係反教會㗎，佢係嚟香港嘅制度入邊，佢係有個空間嘅，因為佢係得到牧師嘅信任，依家唔係講歷史，當係分析啦，咁個陣時教區係冇錢。張主教，佢係一個紐西蘭返嚟嘅華僑，佢好有才華，佢係華僑日報嘅一個英文編輯，就算係管聖士提反堂咁大堂呢，佢都係 part time 嚟咋㗎，咁仲有咩時間去搞好間教堂呢。

訪：係囉，人工又少又冇其他牧者。

余：有咩人工呢，佢冇人工㗎。咁我記得嚟聖士提反堂聽正式嘅講道，我覺得係好嘅呢，真係好少。

訪：唔係話張副主教其實係講得好好嘅咩？

余：嚟我嘅時代唔係，收尾就係，佢做咗副主教之後個心態係轉咗，佢同我講：「根本就冇同天父帶到好多羊仔返嚟，有少少後悔。」應該係大概 1974 年嘅時候佢同我講。

訪：個陣時讀緊書？

余：唔係呀，個陣時我走咗㗎啦，我嗰年走嘅，所以我唔係批評佢，我係好尊重佢。嗰時後生做社幹所諗嘅嘢就唔負責任啦，但依家大咗、老咗，知道係有客觀條件，根本個陣時個教區就夾硬拉咁人做嘅。一直到我 1974 年返嚟嘅時候，同張副主教傾偈嘅時候佢同我講，我話我係外國有啲咁嘅經歷，我都想探討嚟香港聖公會牧職事奉嘅可能性。佢又答得模稜兩可，佢話當時你哋個教育學位，返嚟可以做教師或者牧師。咁我個陣時就同佢講咗啦，當時 Graduate School 收咗我，我當時就覺得做牧師就做牧師，做教師就做教師，唔好兩樣一齊做。咁所以呢個係天父嘅手嘅作為啦，我去咗加拿大發展，亦都係我嘅選擇。我依家點解會想返嚟教書呢，其實係還願，只不過隔咗幾十年咁解，我自己嘅經歷就講到嚟呢度啦。

訪：點解個陣時你會覺得做牧師就做牧師，做教師就做教師呢？因為個陣時有好多牧師都係 part-time 會做教師，就好似張牧咁，其實好多牧師都係咁嘅形式，點解你會有咁強烈嘅意識，覺得唔可以兩樣兼顧呢？

余：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，當時點諗我唔知，但可能我係加拿大睇到兩樣嘢都好緊要同埋費神，當時直覺認為應該其中一樣嘢係主導，因為牧養需要嘅時間同精神都係好緊要，好難兼職，同埋你問我呢條問題嘅時候，我心裏面就諗到，咁依家我咪做緊個樣嘢囉，依家諗係有可能，但個時諗就有可能。

訪：當時你同張牧係同一個年代㗎嘛，你點睇你當時同個咁嘅牧師嘅關係？

余：好淡好淡。

訪：其實都係黎師奶去湊住你哋咋喎。

余：係啊，仲有施婉華，佢係寡婦。佢對我哋好好，我哋成日去山光道嗰度搵佢。佢叫人哋叫佢做媽咪，好多嘢食㗎。黎師奶嗰度都多嘢食，但係佢就對女仔好㗎，當時仲喺佢個露台度食過燒豬。

訪：但我個感覺上當時張牧都好多人親近佢。

余：係啊，佢信㗎㗎，阿 Paul 大主教都係家族㗎㗎人。佢好容易理解，因為時間少，咁梗係做㗎容易㗎做嘅嘢啦。咩為之容易做呢，就係有潛質又信得過㗎㗎，咪培養佢囉，咁你做唔到就做唔到㗎㗎。

訪：不過你頭先講啊張副主教點你個條路，其實當時佢都係咁做緊啦，同埋當時佢都要幫聖公會搞好多學校，又要兼顧好多其他嘢，所以可能喺佢嘅角度只係想幫佢搵個副手咋喎。

余：㗎啊，佢冇叫我唔好做，佢唔係話唔支持，亦都可以講話佢唔係好鼓勵。

訪：客觀來講可能佢因為冇心水㗎。

余：係呀，依家同阿鄺大主教講，佢嗰陣時係冇錢㗎。1974 年我返去做咗四年嘢，佢嚟多倫多探過我，同我傾過偈，教區佢比咁嘅錢去培養咁嘅人，係有遠見嘅，其實係一個犧牲㗎，咁咪揀囉，你揀個熟定揀個生㗎，咁梗係揀個熟㗎㗎。

訪：你頭先有講過㗎人物啦，咁我想問吓關於㗎㗎人物嘅事啦，咁阿容孟儀係咪都有教主日學㗎？

余：冇，佢嗰陣時係我六年級班主任。

訪：因為嗰陣時小學部老師，其實係咪都有同當時嘅主日學有 overlap㗎？

余：有，施婉華啦，司徒先生啦。但當時主日學主要都係搵返㗎畢業生嚟教，所以唔使特登搵㗎老師嚟教。但係我自己依家加拿大教會，好少搵教師嚟教主日學。因為點解呢，人哋教師一個禮拜已經教咗五日，咁禮拜日唔好叫佢做埋同一樣嘢啦，唔好搞殘人哋呀嘛，呢個係可以理解。

訪：咁你頭先提過嘅一㗎人物啦，例如阿何美基，或者阿施婉華，仲有冇一㗎你同佢相處嘅故仔？

余：有啊，講咗阿施婉華先啦。施婉華教書好惡㗎，所以佢喺主日學個形象同埋心態，同埋佢教書係唔一樣嘅嘢㗎。

訪：其實你係兩邊都俾佢教過啦，你個感覺會係點樣？

余：小學佢係教勞作嘅，據我嘅了解，主日學嗰啲初級組嘅老師就唔係好 experienced 嘅。有返咁上下專業水準嘅呢，就教啲高班啲嘅。所以我中學見嘅先生，同埋我小學見嘅先生係唔同嘅。因為學生年紀大咗處理嘅方法都唔同嘅。佢有咩好處呢，佢就係好直嘅，有嘅句講嘅句。我所記得呢，喺兩箇唔同嘅地方，同埋兩個唔同嘅時間，有基督徒問佢關於男女嘅問題。第一個就係夏令會，男女生宿舍係分開嘅，咁大哥哥可以同你講吓啲男女關係，嗰陣時年輕人啲戀情啊，阿邊個追阿邊個呢，夜晚黑唔瞓就嗰度講嘅。第二個就係阿施婉華，佢將我哋唔敢講嘅嘢講出嚟，佢話我哋知道你啲男仔同女仔有啲咩睇法嘅，依家嚟講就好小兒科嘅。但有人肯講呀嘛，因為屋企人唔會講，唔通喺台上面講㗎？

訪：係喺課程裏邊講，定係邊度講？

余：唔係，兩樣都唔 formal 嘅。記得佢係住喺山光道嘅。咁依家講吓何美基啦，佢就好似一個大姐姐咁，佢嗰陣時喺學生會社嗰度好活躍啦，我記得仲有一次佢約我出去飲茶，佢話：「你做男仔揸筷子揸得咁差㗎。」咁就顯得我哋主日學嘅培養其實係好全方位嘅，唔係淨係話靈性咁簡單，就係連社交佢都會教埋你。我嗰陣時去加拿大，佢嘅輔導對我都有好大嘅影響，嗰陣時嘅信仰工作就深入㗎，所以我嗰陣時係唔想走嘅。我媽媽嗰陣時就重施故技啦，嗰陣時中學有獎金獎，所以就考得好好啦。雖然唔係咁標青，但我都有機會喺香港大學讀醫嘅。嘩，咁你都知道依家喺香港做醫生，好似做上帝咁上下。希望係聖士提反堂入邊做一個義務領導，因為有黎師奶、何美基同埋施婉華嗰種版睇，睇到佢哋嘅領導，覺得自己都可以咁做，因為嗰陣時聖士提反堂仲未可以好似依家咁健全，例如有阿戴德正啲啲，成班都係主日學出嚟㗎，係功不可沒㗎。

我喺香港同加拿大都有住慣嘅，但係因為六七年暴動，我喺加拿大嘅家姐就好擔心我。我嗰時因為好天真咁影咗街邊嗰啲炸彈，就寄去俾我家姐睇。佢一睇，佢話呢個人唔掂㗎，一係就俾人拉，一係就俾人炸死，所以佢就暗地裡幫我申請移民。我就收到信去驗身，咁我都係唔知係咩事㗎㗎。但依家大咗諗返，我媽媽一定係有份計劃嘅。嗰陣時就好猶豫，究竟去唔去好呢？我就去問何美基。佢就同我講，呢啲嘢就有壞嘅，當佢出去睇一睇呢個世界，佢話你學到嘅嘢擺返嚟香港教會，對香港教會係咪一件好事呢？佢話你去咗唔係一定唔返㗎㗎。佢呢個其實係一個寓言，因為我 1974 年返咗嚟香港，同阿張督講，都係應驗咗舊時。所以嗰陣時去到加拿大嘅小鎮度讀大學，特登唔揀有咁多中國人嘅，去到外國就完全享受外國嘅嘢，然後帶返返嚟香港，呢種心態係喺何美基嗰度學返番㗎。佢就好似一個大姐姐咁樣。

訪：就好似一個 mentor 咁，佢唔係好似一個成年人照顧青少年咁樣，只係好似一個大姐姐 take care 其他人咁。

余：佢肯企出嚟，因為好多人好怕事㗎嘛。所以年紀係冇關係㗎，我嗰陣時 Form 5，佢嗰陣應該係讀緊大學左右。考咗 A-level 之後，嗰時好好笑㗎㗎，嗰陣時個心就係香港，但係就申請咗美國嘅大學㗎，因為嗰陣時個個都咁做㗎嘛，但係嗰陣時搞掂咗㗎，咁反而係一個 crisis。

訪：我頭先睇返何美基佢係 1945 年出世，大你 6 年，佢嗰陣時應該係讀緊大學或者咁咁大學畢業咁上下。想追問少少，嗰陣港大嘅學生福音團契，對聖士提反堂之間嘅互動同埋影響，第一樣就係好多聖士提反堂嘅主日學部嘅人都去咗港大，睇過佢哋一啲作品之後，發現佢哋對於信仰係好認真，有少少竊住福音派嘅路線，而嗰條路線同張主教領導嘅聖士提反堂有好唔同嘅 nurturing。咁主日學面對呢個怪胎係點樣嘅狀況呢？點樣可以維持嗰種張力同平衡呢？聖士提反堂係大堂同埋 CA 嘅模式咁唔同，但係兩邊都要竊住，咁係一個咩嘅狀態呢？

余：關於呢件事，我有兩個人物想講，一個係陳建明先生，佢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人，同埋胡敬德醫生，我嗰時好細，但係你可以問我三家姐余春生，佢應該可以講到好多俾你聽。

我依家嘅分析來講在當時基督徒嘅感受，嗰陣時嘅福音派，係靈性上面嘅追求，嗰種深度、熱切、感受，係同聖公會冇抵觸嘅。因為細閱我哋嘅禮文，會發現真係好豐富嘅，所以培養成一個聖公會模式嘅基督徒，係有大公會嘅嗰種傳統。嗰種靜默、靈性，係係聖公會度培養返嚟，我會話我未洗禮之前已經係聖公會嘅人。

但係回顧番嗰種靈性係係上一代嘅施婉華、黎師奶嗰度已經培養咗出嚟。啫係佢哋唔會抗拒，同埋何美基嗰啲導師從來冇話過聖公會唔好。但係嗰學校有。依家都係。我成日話捉咗鹿都唔識脫角。有聖公會學校，聖保羅[書院]最活躍嘅嗰啲導師唔係聖公會㗎㗎，係佢成日拉啲人返去灣仔堂嘅咋嘛。但聖公會冇㗎，聖公會嘅模式就係：「我哋有個聖餐崇拜，唔通搵人去咩？」唔知依家做成點啦，但舊時真係唔識做，搵最三流嘅基督徒嚟教聖經。我哋中五嘅時候呢，就係有一位 Dr. Campbell，佢係化學博士，有上帝呼召佢去中國傳道，當然就係入唔到啦，就嚟咗 St. Paul 教。佢教書同埋專業知識一流，同埋佢好關心學生，帶我哋去啲弱勢社群同埋殘疾人士嗰度事奉，又為我哋會考祈禱，之後有半班人信咗主，就有可能 30% 係去咗聖公會嘅。只係我哋捉咗鹿就唔識脫角，咁我哋唔識傳福音呀嘛，所以搵返其他人傳福音。依家睇返轉頭，就好明顯兩個路向係唔可以兼容。呢一樣嘢依家仲喺度，所以都有好多人好不啱我哋聖公會。聖公會本身都係有一樣 contribute 嘅嘢。張會督嗰陣時就太過忌，因為佢嗰陣時係一個社會福音派。

訪：同埋佢 liberal 啲，佢會話：「我哋唔信呢個神跡㗎，有咗呢個神跡其實係唔 work 㗎。」

余：可以話佢係一個理性化啲嘅人。嗰陣時唔單只係香港，全世界嘅路向就係覺得我哋做 service，應該愛人，靜默地服侍人，做見證，咁啲人就會信㗎㗎。依家我哋就知道係唔 work 嘅，只係嗰陣時以為 work 咋嘛。但係返轉頭講，有啲人就齋講唔做，有啲人就齋做唔講，我哋就係想齋做唔講。

講返陳建明先生啦，佢係我大家姐個教父㗎，佢係廣東銀行一間北角分行嘅行長㗎，家境又好我哋好多。講啲關於佢嘅事奉，嗰陣時我爸爸中咗風，行動唔係咁方便，我記得有好多次，佢揸架車車我哋去淺水灣酒店飲下午茶。

訪：連埋爸爸？

余：係啊，好高級㗎嗰時，佢其實唔需要咁做，出於佢嘅純愛心，在我來講就覺得好好奇。記得嗰陣時我好細個，我家姐讀大學嘅時候，我哋屋企就好迫，我哋以前 600 呎，好多人喺度住。嗰陣時呀陳太就同佢講，不如你嚟我哋屋企讀書啦。我媽媽係喺加拿大 60 歲先信主受洗，嗰陣時我爸爸就死咗好耐啦。佢同我講，我爸爸死嘅時候係用佛教儀式，佢兩公婆都有嚟，不但只嚟，佢哋一齊上到柴灣華人永遠墳場上山，幫我媽媽拎住個靈位。喺佛教迷信入邊呢，係冇人咁做嘅，但基督徒可以咁做。所以嗰種愛心係感動到我媽媽，當然嗰陣時係未結果，要等到好耐之後先至結果。所以唔係淨係靠個牧師。

不過，張督佢有個好處就係，佢自己冇時間，唔係點理，但係如果佢信得過你，佢就俾你做。雖然張牧師佢係校長，但係所有嘅打理都係主任打理。所以媽媽問張牧師或者黎師奶都應該係一樣，佢放心俾人做，啲人係好盡力㗎。

...

咁胡醫生係我教父，佢係我嘅醫生。佢係真係出錢出力，係好好先生㗎。佢嗰陣時係詩班班長。點解我會同佢熟，因為我二姐夫叫黃球綸，張牧師同佢好老友，係好器重佢。佢係彈風琴嘅，早期聖士提反堂嘅琴師之一。所以我三個家姐都係喺佢詩班嗰度入聖士提反堂，詩班長唔係玩音樂個嘢，係真係 social。我記得我家姐同我講，去胡醫生屋企，佢屋企好大嘅，住喺藍塘道，有架大嘅車，當時我大家姐結婚都係借佢架車。detail 嚟講問我三家姐仲好。咁佢哋就過咗加拿大，咁你知佢個仔仲喺度。胡百卓喺香港大學教書，佢仲細過我，所以對香港嘅記憶應該好少。For some reason 我見晒佢屋企好多人。

訪：佢哋會唔會有機會有一啲佢哋爸爸留低嘅文獻或者書籍可以睇到？

余：我之後再問一問佢哋，我可以 email 問吓，因為我知道胡醫生係練字嘅，所以應該會有寫好多聖經嘅嘢出嚟。

...

(訪問完)